

• 王雲五主編 •



人人文庫

# 孤本元明雜劇提要

王季烈撰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王季烈撰

孤本元明雜劇提要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## 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叢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

# 序

雜劇之名始於宋初。顧其詞盡佚。體裁如何。不復可徵。有元崛起。作者最盛。沿及明代。流風未泯。前後三百餘年間。海甯王君靜安。曲錄所載。凡九百四十一種。可謂盛矣。然王君當日親見其書者。元曲選百種。及零星刻本十數種而已。近三十年。學者皆注意於此。於是武進董氏誦芬室。吾吳吳氏奢摩他室。蓋山圖書館。日本京都大學。及節山鹽谷氏。皆印其所藏珍祕。以公之世。誠爲藝林盛事。然除去重複之本。總計種數。不足二百。是則亡失者仍十之七八矣。茲者也是園所藏元明雜劇。忽發現於海上。全書七十二冊。都二百六十九種。缺八冊。凡二十七種。除已見之元曲選及近

日印本者九十四種。重複之本四種。計得往昔未見之本百四十四種。涵芬樓假而印之。名曰孤本元明雜劇。屬余以校刊之役。是書最初爲明趙元度所搜集。抄自內府及東阿于小谷者居多。元度名琦美。常熟趙文毅公用賢之長子。好藏書。自號清常道人。有脈望館書目。讀書敏求記云。清常歿。其書盡歸牧翁。武康山中。白晝鬼哭。書之精爽若此。然絳雲一燼之後。凡清常手校祕書。都未爲六丁收去。牧翁悉作蔡邕之贈。豈非幸哉。然則此書乃由脈望館絳雲樓以轉入也。是園者也。其中明刻本六種。餘皆明抄。大都精善。而三百年沉埋之古籍。今得讀之。吾輩眼福不淺矣。校讀既

竟可釋昔時之疑者。蓋有數端。臧氏百種。或疑其去取未當。不免采礧硤而遺珠玉。以此書證之。則臧氏所遺。誠然有之。特尙不多。一也。古今談曲者。咸以關漢卿爲巨擘。以此書證之。則寧推實夫仁甫。駕而上之。更有不著姓名之本。如劉弘嫁婢村樂堂等。古拙清新。兼擅其長。堪爲元曲中之絕唱。未可貴耳賤目。以古人之說爲定評。二也。伶工學習南曲。便於趕板。每將應有襯字。妄行刪去。故其脚本如綴白裘之類。比傳奇原本襯字爲少。今此書亦爲明代伶工傳習之抄本。而多疊床架屋不可通之襯字。以與有刻本者（如鎖魔鏡及與元曲選重複之各本）相較。則刻本固文從字順。其襯字遠比抄本爲少。乃知抄本中不可通之襯字。皆係伶

人妄增。以字代腔。使便記憶。非撰曲時所本有三也。臧氏選劇。務取名作。士禮居三十種。及益山圖書館二十七種。皆元明刻本。亦多佳劇。讀者於元明劇本。徒見文人學士稱賞之作。莫見草野俚俗嗜好之談。此書荃茅並采。其中拏妖捉怪拳棒跌打諸劇。取悅庸衆耳目。雖文字無足取。要可見當時流俗風尚。四也。故此書出而元明兩代之雜劇。非特驟增一倍。且於雅俗兩途。可窺其全。爲研究兩代草野風俗人情者所不可缺也。校印既畢。撮其大略。以告讀者。辛巳仲春朔日茂苑王季烈時年六十有九。

滄州孫子書君楷第著有述也。是園藏劇之圖書專刊二十萬言。考訂甚詳。足使此書增價。余於校印畢後。始得讀之。因略采



其說入提要中。至此本初校者爲我吳姜佐禹君殿揚覆核者  
爲海鹽張菊生君元濟函牘往返推敲入細皆有功此書之流  
播者也。敬附識於此。烈又記



# 孤本元明雜劇提要

## 一 破窰記

原標呂蒙正風雪破窰記。明抄本。元王實甫撰。記呂蒙正未達時。遇劉月娥。擲彩毬招婿。適中呂。遂嫁之。同居破窰中。劉氏甘受貧困。不悔。蒙正向白馬寺趕齋。爲寺僧厭惡。改爲飯後鳴鐘以拒之。其後蒙正顯達。寺僧告以向日之事。乃婦翁劉仲實故意激之。使圖上進。翁婿父女遂相歡好。按飯後鳴鐘事。見北夢瑣言。乃唐段文昌少時事。於蒙正無涉。宋史載蒙正之父龜圖。多內寵。與妻劉氏不睦。并蒙正出之。頗淪躓窘乏。劉誓不復嫁。及蒙正登仕。迎二親。同堂異室。奉養備至。然則蒙正之母爲劉氏。曾見逐於夫。而與蒙正同遭困乏。誓不別嫁。劇中誤母爲妻。誤劉氏之見逐於夫。爲見逐於父。後之綵樓記傳奇。亦沿其誤。小說與正史往往不合。無足怪也。曲文樸質。而能清新。第一折醉中天末句。您兒心順處。便是天堂。尾聲

末云。我不戀鴛衾象床。繡幃羅帳。則住那破窰風月射漏星堂。第二折尾聲末句。你若提一箇瓦罐還家來。我可也怨不的你。第三折普天樂中云。但得箇身還家。重完聚。問甚麼官不官。便待怎的。皆是白描俊語。且能顯出劉氏之義命自安。光明正大。此本題目既比西廂爲正。而文筆亦毫無遜色。乃西廂盛行於世。而此本湮沒不彰者。二三百。年。論語云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。洵確論也。

## 一一 單刀會

原標關大王獨赴單刀會。明抄本。元關漢卿撰。此雜劇有士禮居藏元刊本。日本京都大學影刊之。上海又將影刊本付之石印。惟元刊本祇載正末賓白。不載他人賓白。而此本賓白完全。且元刊本第一折爲喬國老諫吳帝。開首載駕一行上開住。外末上奏住。駕云外末云住。然後正末扮喬國老上。此則開首祇有冲末扮魯肅上。並無孫權上場。至曲文。則元刊本第一折多醉扶歸後庭花各一支。第二折多倘秀才滾繡毬叨叨令各一



支而無道童所唱隔尾一支。第三折多柳青娘道和各一支。第四折多風入松沽美酒太平令各一支。是二本迥然不同。各有勝處。未能以元刊本之已行於世。而將此本舍之不印也。此本文字頗多與今日歌場所通行之曲本同。而與元刊本異。如第三折醉春風之到今日享享。元刊本作卻多是枉枉。第四折胡十八之想古今立勳業。那裡也舜五人漢三傑。元刊本作恰一國興。早一朝滅。那下闕約七八字是也。此劇後二折。即今之訓子刀會。盛行歌場。前二折則久已失傳。就曲文論之。第四折之新水令駐馬聽二曲。感慨蒼涼。洵爲絕唱。而是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一句。尤爲神來之筆。宜其盛行於世。已六七百年之久也。是本原有雍正間無名氏校筆。所據者。即係元刊本。茲因元刊本坊間翻印本甚多。而是本則爲世所未見。故將校筆刪除。以存廬山真面。

### 三 裴度還帶

原標山神廟裴度還帶。明抄本。元關漢卿撰。據言載裴晉公質狀眇小。相

者曰。郎君若不至貴。卽當餓死。一日游香山寺。有婦人以父被罪。假得玉帶三。犀帶一。以賂津要。置於欄楯。忘收而去。度得而授之。後相者曰。必有陰德及物。前途萬里。非某所知也。是記本此而作。惟少變其情節。以資縮合。相士趙野鶴之名。姨夫王員外。失帶者韓瓊英。後卽嫁裴。皆增飾也。漢卿所撰雜劇。有六十餘種之多。此本在漢卿著作中。尤爲上乘文字。如第一折之點絳脣。混江龍二曲。第二折之一枝花。梁州第七。隔尾三曲。第三折之醉太平。倘秀才。塞鴻秋三曲。皆絕妙好詞。其餘亦多本色樸質。非明人所能及。惟此本爲伶工所傳抄。曲文中增襯字不少。第四折以得勝令爲止。元明雜劇時有此體。又有以太平令爲止者。雖意取頌揚。究非套數體裁。臧晉叔元曲選序云。元取士有填詞科。若今括帖然。取給風簷寸晷。故雖馬致遠。喬孟符輩。至第四折。往往強弩之末。余按元以曲取士之說。殊無確證。惟各劇本至第四折。每草率了事。則確乎有之。意者此種劇本。皆當場走筆。隨撰隨演。取辦俄頃。故至第四折。率多戛然而止。甚少精采。

也。

#### 四 哭存孝

原標鄧夫人苦痛哭存孝。明抄本。元關漢卿撰。五代史義兒傳云。存孝本姓安。名敬思。太祖掠地代北得之。賜姓名。以爲子。存孝猿臂善射。身被重鎧。橐弓坐稍。手舞鐵搥。出入陣中。以兩騎自從。戰酣易騎。上下如飛。初。存孝取潞州。功爲多。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。存孝爲汾州刺史。存孝負其功。不食者數日。大順二年。徙邢州留後。存孝素與存信不睦。存信譖之曰。存孝有二心。存孝不自安。乃附梁通趙。自歸於唐。因請會兵伐晉。明年。趙與晉和。反助晉擊存孝。太祖自將兵圍之。存孝城中食盡。登城呼曰。兒蒙王恩。位至將相。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。乃存信搆陷之耳。願生見王。一言而死。太祖哀之。遣劉夫人入城慰諭。劉夫人引與俱來。存孝泥首請罪曰。兒於晉有功而無過。所以至此。由存信爲之耳。太祖叱曰。爾爲書檄。罪我百端。亦存信爲之耶。縛載後車。至太原。車裂之以徇。然太祖

惜其材。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。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。康君立素與存信善。二人交惡。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。存孝已死。太祖與諸將語及存孝。流涕不已。君立以爲不然。太祖怒。酖殺君立。又云。存信本姓張。與存孝俱爲養子。材勇不及存孝。而存信不爲之下。由是交惡。存孝卒以罪死。存信救朱宣。爲羅弘信所敗。及討劉仁恭。又大敗於安塞。太祖大怒。將殺之。存信叩頭謝罪而免。由是大懼。常稱疾。天復二年卒。此本所記事蹟。大半與正史相符。惟將存孝附梁通燕伐晉諸事。諱而不言。又將康君立之死。及存信之畏罪。加以粉飾。謂存信與康君立亦皆車裂。爲存孝復仇。非事實耳。劇中之亞子哥哥。卽唐莊宗。五代史伶官傳云。莊宗知音能度曲。其小字亞子。當時人或謂之亞次。又別爲優名以自目。曰李天下。是其證也。劇以莊宗爲劉夫人之親子。亦屬附會。曲文樸質。自是元人本色。然俊語無多。太和正音譜稱。漢卿之詞。如瓊筵醉客。又謂覩其詞語。乃可上可下之才。所以取者。爲雜劇之始。故卓以前列云云。洵定論也。



## 五 五侯宴

原標劉夫人慶賞五侯宴。明抄本。元關漢卿撰。記李嗣源出獵。追趕白兔。適遇王屠妻李氏。被典主趙太公所逼。使棄其子王阿三於野中。嗣源因收爲己子。改名李從珂。從珂長大。在李嗣源部下。與李亞子石敬瑭。孟知祥。劉知遠。共爲五虎大將。戰勝王彥章。凱旋。從珂殿後。遇李氏。因受趙太公子凌逼。圖自縊。從珂救之。李氏見從珂貌似阿三。啼哭不止。從珂詰之。知其棄兒與自己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。因疑自己非嗣源親生。歸見嗣源。欲覓王阿三。嗣源一味支吾。會嗣源之母劉夫人。設五侯宴。慶賀戰功。從珂不肯飲酒。必欲劉夫人說明其事。否則拔劍自刎。劉夫人因詳告之。從珂遂率兵誅趙氏子。迎親母李氏而歸。事與白兔記頗相似。曲文率直。絕無俊語。惟其本色處。如第一折油葫蘆云。我若少乳些。則管裡叮叮的哭。多乳些。灌的他啊啊的吐。第二折賀新郎云。今日棄了你這窮妳妳。誰承望你認了富爹爹。皆非後人所能及。一本五折。得此知元初已有是例。